易內傳

易內傳序

易之為書包蘊六經之旨故說經者言易為難用易為尤難古今言易者不乏人而考其行事於周孔之道多不合或智於謀人而拙於謀己夫惟講之或失、其旨故用之未適於道也余少受易塾師麤曉句訓既壯覽漢唐宋儒傳註與聞大義微旨經剥亂以来鍵戶蓬室中日展經文玩味涵泳十餘年始豁然於易之所以為易也觀其假象稱名取類析事不可以一途盡而要於統天道人事為一貫、心學治術為一體、精麤內外、細瑣不遺、究莫非此陰陽之義、故以氣言之曰陰陽、以德言之曰易簡、易簡一太極也、太極之理、散見於天地之間、而

渾全於聖人之心、學者非明乎聖人作易之心深求聖人所以用易之理、安能自治治人、而冀行事之合乎道哉、余不度紕陋思欲發前賢未盡之蘊乃析衷羣說斷以己意為內傳　卷立論有沿有別沿者非勦說即前人言中之緒為之申明以暢其意別者非立異要反復經文推闡聖人設卦觀象之本旨將使天下後世之沉心學易者讀余之書而摘余所未當因以益求其所未至則易道彌引伸而不窮夫易雖以象數著而倚於象數以言易易反晦、又不若專言理之足以蔽象數、故邵子之易推乎數、不如程子之易準乎理、理者象數之本變化云為之極至、而歸於有定、吾人用易之主也、余亦

言其理之可據者而已矣今乃有不治易而妄謂易無定解或又講之不詳而自命能用易者昔管公明善易不言易非故秘其道誠有見於用易之難而漫而言之反以禍易也繫辭傳曰易之為道也屢遷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而又曰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可易言也哉順治戊戌首冬清江陽溪

金士升書

易內傳卷之一

上經

乾䷀ 乾下乾上

先天易體後天易用先天乾南坤北為陰陽通復之大正故周易首乾次坤若歸藏首坤專主靜連山首艮雖成始成終而專主止偏而未全蘊而未出不若知始於南作成於北之德盛而氣全也上篇終以坎離後天統於先天之南北也首乾盡離以南陽綱維上篇也下篇終既未濟亦坎離之義也　洗心藏密內健也久道化成外健也聖人與天同其體用故內外皆健求卦者先小成而繼以大成必合內外二體之乾而後全乎為健體用之義也

乾元亨利貞

元者乾之生氣、聖人體乾出治、一元之德布於兩間、曰元亨、其精神凝厚貫徹到底曰利貞、貞者元之積也、蓋元亨為乾德之發、堯之協和、周之大定也、利貞為乾德之藏、舜之恭己無為、周之忠厚垂基也、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初九潛龍勿用

乾為馬此言龍者馬第稱健之才龍則有神於健之用者也馬高八尺曰龍言龍可兼馬矣　乾初即復初不遠復而見天心潛天之健於內也此全乾之根本

也言潛又言勿用者慮其念之少動故堅其志也

初全乾之體自二至五為乾之用勿用者厚其體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二稱大人者有君德也豈有意為見哉潛德之光自不能閟耳夫無心於彰己非世所繫賴之大人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曰日乾又曰夕惕非為保位避譴惟任大責重補變稍未至即上負飛龍之主是以惟日不給耳蓋嚮晦宴息者存心於天理也夕惕若者盡心於天理也存與盡一也元公之日夜仰思卧龍之自校簿書皆健行之事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專言躍則其躍也可疑在淵而躍是有飛之勢而仍存惕之心衆人不見其躍惟聖人見有躍之勢故稱躍有其勢而無躍之心故稱在淵註云進退未定之時然迹若未定而天命人心之屬已定惟四持重謙退其不欲踐位之心確然有定而舉動固未定也此四之盛德也其舜之讓于德弗嗣文之有二服事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五大人二之大人為之也故並稱利見夫乾初以来皆有為君之勢至五而後成其為君而二五均係以大人利見者俱乾之中氣也三為下乾之盡故惕九

為上乾之盡故憂其亢悔盛衰始終之理赫矣哉

上九亢龍有悔

易言悔不一有悔者事後悔也盱豫悔无祇悔者中悔也皆人心明處然中悔可為也事後不可為也能无悔者上智中悔者中智終不知悔者下愚也項羽咎天亡我是終不知悔也黃端伯以本卦貞之卦悔釋乾上之悔誤矣凡易稱有悔悔亡者殊與卦之悔不相蒙　舜耕歷山若終身眞潛龍也成邑成聚則考德而利見矣至於揆敘門穆風雨弗迷非乾惕能如是乎再讓而後攝政帝崩而屏跡南河是在淵之龍也及其在位恭己無為澹然不與飛龍而不犯亢

龍之悔矣非甚盛德能若是乎夫惟克潛於初者乃能無悔於終而世不乏初終自謬者功名盛滿之際難矣哉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揲卦遇九六則變蓋老而純固則能變故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以乾坤之九六純陽純陰之體乃有其用而他卦皆九六為其分氣也乾六爻皆有妙於用之意曰无首非无首也不昂其首見其无首也用九變八用六變七蓋資少補老之用非捐其本體也用雖變而不變之體自若如煉丹之九轉還元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元亨為乾道之變利貞為乾道之化而元為變化之始故曰大哉乾元陽道銳而大始乾知始故重言元陰道鈍而厚終坤作成故重言貞貞者坤所以元元者乾所以亨利貞也此陰陽終始變化不窮之妙也四時皆此元惟春之時資之故不曰乾始萬物而曰萬物資始元亨利貞分配四時而實一元所流貫令有舒慘而氣自一氣有先後而理自一故亨利貞統於元元亨雖於資始見不自資始時有太極生兩儀元理也資始萬物元氣也有是理斯有是氣氣者理之行 齊巽見離之時五陽用事陽主而陰從氣極

其暢故雲雨行而百物昌利貞時非不雲雨而陰氣為主雲淡而雨淒不若陽亨之生氣雲藹而雨和也月令春曰始雨水而此言雲行雨施見雲雨之功在春夏間也

自元至貞乾之終始自初至上卦之終元而亨利貞貞而復元乾終始之流行變化六爻之九六迭用易終始之流行變化無乾不生易無全易不盡乾聖人明乾之終始即明六十四卦之終始也始終趨時究歸一理發於易而六龍變動於時位無非乾道之終始措之用而六龍變動於時事無非易之終始矣大明終始即繫辭精義入神不言而信乘

龍御天即通變神化垂裳而治取諸乾坤　乾始於
元終於和和者元之渾元者和之兆以性命屬利以
太和屬貞者秋時坤養兑説物俱實成性命完備無
缺至沍寒時草枯木落止存根幹性命渾然而元和
絪縕隱伏来歲之生意蓋各正之時非無和而和氣
未凝保合之時仍此性命而性命已渾也　首出咸
寧如舜封濬之後恭己南面即命禹征苗自有從容
文德之意所以内凝其神外鎮萬物也夫乘龍御天
聖人體乾之變而化於是生焉首出庶物聖人體乾
之化而變於是成焉聖人身備四時之氣闔闢妙隨
時之用首出咸寧仍乘龍御天内事也　於聖人之

元亨兼言終始於乾之利貞兼言變化可見造化聖
功皆非畸於陰陽氣分而理合也明終始成六位是
體乾作易之學乘龍首出是體乾出治之用學術治
術一道也乘六龍時動而動動有靜也首出咸寧時
靜而靜靜不礙動也總之御天也上之亢悔由不知
隨時而靜也周易首乾而艮止坤靜之義自該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自彊不息、即中庸至誠無息、孟子之至大至剛、無時
非天理流行也、羣龍无首、無意為彊而自彊、使稍涉
意氣、豈能久而不息、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終日乾

乾反復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
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
也
陰在下則適乎陰之分陽德在下則不下於下者也
不下於下是足以為上矣　秉權布德易無位施德
難二在田之龍無意布恩而隨人立達隨地匡濟其
施難於飛龍矣故大之曰溥其舜之所居成聚孔孟
之所至裨益乎　三責重望殷道甚難全也非反復
勵行何以克副乎　不志乎進或勢可無進與進而
勢順者皆易免咎若乾之四其才德可以進勢不得
以退自便而能不汲汲於進故其進而无咎者能免

咎於咎所也　盈虛消息之數雖主乎天而轉移在於人事盈不可久言其志盈自傾不得諉於數也夫持盈以謙者聖人所以奉天道也　乾體本自不露首而不見爲首乃爲善用天德不爲首者斯眞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乾四德命於人爲性曰元者亨者利者貞者爲人性之乾言也人各具乾之體即各有乾之用曰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可識體之藴用矣義嚴而言

和者猶秋肅而萬物説也知於四時為冬靜極而明也五行為水外暗內明也 君子全乾之體斯盡乾之用體仁嘉會利物貞固體也足以長人合禮和義幹事體立而用行也四者要歸一理君子心中天理純粹生意內涵自長人而天下歸仁彌綸中裕自合禮而經緯不窮斷制有主自和義而得所不乖衆理澄滙自幹事而靜鎮不擾 不知天但觀君子其長人者即資始萬物也合禮即品物流形也和義即各正性命也幹事即保合太和也藉非君子具健之體安能盡健之用與天行同其不息哉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章首節言造化性命而人事肇其中所謂天

命流行物與无妄也後二節言學術本體而功用在其中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不成乎名孟子何以言廣譽施於身蓋人雖稱之而已無立名之心也初九內有真是不特庸流即不見是於賢豪亦無所悶無悶者見其心胸浩蕩不從世俗悶可否也所謂知我其天也聖人非僻於隱樂行憂違止理中見得確耳卿可得而不得非功名可拔海可浮而不浮非烟霞可拔心無著而有主龍德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庸者不易也言至當之理不可移易以庸淺詁之殊未盡不閑邪則誠無由存既閑邪又有存誠之功程子所謂制外以養中者也善世不伐非意為謙損見善為天下之公不見其在己耳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

損德莫甚於浮僞盡心行事而不少忽實心與人而不少欺則神固理充而德進矣大臣一言關天下利害無論拂根不經即言未盡可行雖誠不誠矣君子審而後發必理所當行勢所可行又才所能行則言俱眞實可見諸行事被諸天下矣故曰所以居業居者善處之也功高致咎者雖有功而不能居滿則溢也故功本於德知至知終致知之功至之終之力行之功書云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忠信立誠無少餘憾則反躬無疚上不負君下不負民雖危何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

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非為邪非離羣明其不汲汲之心也進修及時明其有可及之時而不遽進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聲氣本同自然符合如雞同鳴螟負蜾皆應求之自然者若谷應聲珀拾芥非聲氣之同矣異類不相宗聖人道濟萬物為人類之宗故人自從之本天不專動物本地不專植物淮南子謂羽毛陽類鱗介陰類

是動物有本天本地之各屬也植物援此可推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
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心廣則履盛若虛氣盈則德不堪勢上之貴高有賢
佐而至於悔者量小不能載也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終日乾乾行事
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亢龍有
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初陽在下乾始也復之主也人第知上之用不知下
之用　時之用舍天以制人二舍於時而有濟時之
道時舍而能用時聖人以天治人之事也按舍讀去

聲止也言時未可以行時止而止也二之舍三之偕行同一時成之理天行之健而已　三之行事所當行也四之試行所不得不行也當行者聖人所樂為也不得不行非所樂為也均一無私之心也　乾初至四皆有志於治天下而未得其位至五始居上大行曰上治歸乾功於五也用九曰天下治統全乾之功於用九也　易窮則變變則通故盡道者不窮曰窮之災非氣能災人不知變通之道也　乾主剛以不恃剛為用用九者元為之也惟粹然至善自不太露英鋒惟有不易之體斯有至變之用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終日乾

乾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潛藏為天下養其用也陽氣洩則陽無由生矣　當其潛時天下想望其風及一出而言動無不有濟於世如日初出而萬物向榮不待禺中也所謂正己物正之大人也故曰天下文明陽氣潛藏文明蘊於一身天下文明陽氣達於一世　偕行者時行而行偕極者時止不止時之義大矣哉禹之八年荒度周公三年破斧皆當行而行與時偕也　革言天道一變更也欲退不能欲進難遽四所以躊躇于在淵也此之謂變而正也　乾革者難辭也見大器非偶然而

移乃位者重辭也見大寶非適然而膺位以德崇此天為民立君之義也聖世無可尸之位位即德也德無岐於天之人人即天也故曰位乎天德　聖人以天自處制數以理故時雖極而道能推移若與時偕極是為命數所移而不能以道推移矣　用剛稍過當即失其則天則即天之所以行也夫子不踰矩其天則乎　此章曰陽曰乾道曰天德要之以天則見藏發行止之有則也初潛二明顯晦則矣三行四革而五位進退則矣亢則昧于則也則者時而已夫惟時乘乃與則合故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利貞者性情也　乾始能以美
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
粹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始而亨者因始而能亨也既始而又亨也惟其因之
是以又之　元亨時莫非性情然不云性情者性情
即實也註性情之實之字似多一層不言所利無言
而功自著也註析四德以不言屬貞似泥　無方無
體聖人之精於穆不已乾道之精精者太極也　通
者通其義不畸一方如潛通於飛惕通於躍易以變
通為用聖人實有以通之與時偕極則不知通矣不
特六爻發揮所以通乾之情即全易諸爻之發揮皆

以通乾之情也乾者易之統也　始而亨亨而利貞
純粹精者為之也精者乾之情即全易之情也總之
妙於時也聖人大明乾道而通其情、故能時乘御天
而盡其用、聖人之純粹精也、元善之極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
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
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
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
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君子非必待見而後有行也行必待見而後成未見之行立德即以立業既見之行立業總以成德時異而道無殊也

乾統於元元者仁也獨於二言仁行者潛方離時嫌於德之未著故明其仁行見初之成德至二而行成也乾六爻皆君道獨二再稱君德以居中也三不中故危四不中故疑易道尚中也

三四之不中皆時也不遇不中之時不見大中之道君

子不違時而能用時惕者時當戒懼疑者時當審顧也疑即自試之謂疑所當疑而行止自裕若陰柔之性則遲疑反復進退失據矣故疑非剛健不能用

天地合德四句大人體乾之內心先後天大人體乾之事業惟有其心故有其事合明所謂自昭明德也合其序所謂變通配四時也合吉凶言其養吉化凶足主持乎休咎也要之一乾道也大人渾身乾道故所不合先天是創天地之未有仍是自有之理曰天弗違見創非師心後天是因天地之既有自具變通之用曰奉天時見因非沿襲也此大人與天地同用之妙

安危倚伏之幾盈虛消息之數藏於微渺非

中智所能測德薄器小者所能持也惟聖人心中渾然天理神明默成知夫幾之所伏能以至正之理主持夫氣數非必奉身退也而自能免咎非巧以求存也而自不至於亡如禹之不矜不伐周公之孫膚倶處盈之正道否則逐逐功名昧進退之幾非正也即兢兢自全循默容身亦非正也惟正最難非聖不能也三知不知點醒世人豈無智慧止由榮名繫心是故當前眩惑

坤

䷁ 坤下坤上

易不首坤而必以坤次乾者無純陰以承純陽則易之體不立而用不全此太極右陰左陽之義也　凝

固守約內順也篤棐無二外順也必合上下兩坤而後全乎其為順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負重致遠牛馬同之然牛順不必有健才馬健不必有順德惟牝馬健行則以健為順馴能受制而有馳驟之用猶地稟令於天而有載物之用也夫乾為馬而彖取龍坤為牛而彖取馬坤彖牝馬以健成順離象牝牛以順用明皆陰陽變通之妙理也先迷後得與老氏守雌不同老之後以后為先也坤之後循分處理後其所當後所以盡己而盡人也主利言順其自然稟乾之利物和義而出也坤才力非乾比惟畀

牧不少遲乃能順陽以成事也道不同不相謀故不敢羨東北之剛强但當侶西南之柔順固聲氣相同之理也曰西南西陰方南陽方仍陰陽相濟之義特以陽為主耳既言牝馬之貞又曰安貞者人情或順始而躁終蓋狂躁易於率真柔順難於久耐安貞則終始無勉强之迹純乎其坤道矣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至與大不同大無所不統至則就分內而臻其極也坤自有无然非乾則坤之元氣無主順承天者坤元之用也

坤之順坤之厚也厚者順之體惟其堅凝故能載含弘者以此也光大而亨物厚之見端也順而健行者厚也无疆厚之用也既云德合无疆又曰行地无疆終以應地无疆一本於厚猶悠久無疆本乎至誠無息也

坤順承天既宜順陽何不與東北陽類為朋蓋順陽者其分義如臣子之於君父非如朋友之類合也且惟承之故不敢並儕陰陽可相濟故六九互變而妙其用水火不相能故南北不強而共其事剛柔殊方也常平常也久常也後順庸德

自能常久喪朋於東北知其必思反矣乃更詞也終久詞也更而不移其久也固矣所謂安貞也 德合无疆地應乎天也安貞无疆人之應地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之勢地德為之也德厚無疆故形勢厚而無疆蓋天以行為德地以處為德欲知天者視天之行欲知地者視地之勢自强不息以體天行高明之覆也厚德載物以法地勢博厚之載也自强厚德之神厚德自强之量要之一元而已

初六履霜堅冰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霜隕於五六陰剥而將復之會而此一陰象履霜者謂陰已有剥陽之機也坤初肇全坤猶乾初肇全乾也一陽之復正冰堅時固為小人得志而陽道之亨已醞釀可見消長之幾伏於至微矣　陰氣發露人知防之惟凝於内故足憂曰始凝謂宜及時防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陰多詭曲惟坤陰道之純而二稟中氣當柔位故以坤之全德歸之曰直方大言得陰之正雖小亦大也用六言大終者由直方大也乾二稱君德坤二稱大皆中也易道尚中　乾五統全乾故稱在天坤二主

全坤故稱地道坤二五並得中土之氣不類他陰之躁二曰地道五曰黃中中者土也坤之所以為坤也陰柔暗言光者陰道純匹陽明也已有變陽之意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未嘗不在事中特以大權歸尊而已勤其成不自擅斷制耳四則奉身事外矣於此有時變之感焉含章者自度其分不可專故審時而發此審勢之正道也若分所當為或時雖艱而才可為豈得以含自安哉二道光三知光五文在中坤陰晦昧得二三五之明足以移之矣陰小而二三並言大曰知光大皆

進德而不囿於陰者也故判大小者陰陽之常分而變陰從陽則存乎其用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无咎又云无譽非謂譽爲咎招蓋以其保身則得匡時未優予而不全予也人盡如此誰與搏挖乾坤括囊者遭時之艱才未可大有爲故但以愼免害若有其才豈可以括自全

六五黃裳元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正色之貴者裳下服貴色而下服之象謙主以德下人柔道之大善也坤不足於元五坤道純極有進而匹陽之理故亦稱元　坤五君也處陰暗之世不敢自方飛龍而降己用臣道以求治安若漢昭烈是

已革五之文炳陽道烜赫文治外章坤五之文在中陰道縝密文明內蘊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坤上之戰剝之上為之也無此碩果何以維持世運盈極必衰乾上之亢所以兆坤上之戰也然孤陽垂絕之日則龍戰者後此一陽來復之本也齊霸方張而曹沫騁莅壇之刃秦燄正熾而子房奮博浪之椎正此義也剝盡將復之會不戰則無由而復先天坤位於北後天乾位西北戰謂乾之戰坤所謂戰乎乾也　陰宜弱不宜强陰而强則失其本分於勢為戚

於道為窮矣四在上坤之始事猶可為故括囊者蓋晦以待事機至於上全坤之終道窮無可為則奮然以植綱常成敗非所論矣蓋圖存興治有待而仗節取義無待也　陽剛有餘鋒鋭易折故喜潛惕而憂亢陰柔有餘殺人難覺故初防其堅而於上傷其戰無非扶陽之義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陰以柔順為體又以不過於柔為順之正永守其正而不渝則善用其柔矣永貞即安貞惟安故永使少有強飾豈能歷久不衰不習无不利其永而安乎乾以元大始坤以貞大終蓋陽有餘即始可要其終陰不足必勤終乃全其始也夫坤非無元而作成者

必倚於乾元之知始至其厚重堅凝則坤所以成功於終者也物之堅重能久不變其質者莫過於土故艮曰厚終成終而坤曰大終此所以重貞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後得主而有常　含萬物而化光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陰柔靜有餘剛方不足若動剛德方則用物有力制物有法非一狃於柔靜而惟剛方乃見柔靜之妙即用六永貞之義也動主通靜主復此坤之全用也柔靜斯得主含萬物剛方斯有常化光　承天時行其剛方之妙於化育乎夫以剛方濟其柔靜乃成坤

道之順順者其體承天時行順之用也朱子謂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固矣而極其量亦可變而匹陽坤之陰異於巽離兊也易時而已故乾坤並言時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善者元氣、福之胎也、不善者戾氣、禍之囮也、自一念積之萬念、自一日積之百世、慶殃之来、視所積以為餘、故一人者衆之所象也、始事者後之所肇也、其初開刻薄之端、則其下效之必有甚焉者矣、其子孫踵之、又有甚焉者矣、其始去善猶近、其後去善益遠、雖

有善不能挽積殃矣、周祚八百、后稷始之而世世積之也、秦暴速亡、孝公尚刑名始之、而惠莊至呂政積之也、楊廣弒父、而其臣弒之、朱温弒君、而其子弒之、禍福之幾、原自辯別、而愚者闇於初兆、但見善者之履艱、而不知慶自此積也、但見不善之方昌、而不知殃自此積也、惟智者能於禍福之先、早辯其幾、善不善但由漸長、一念稍差、其始豈無顧忌、漸而不畏人非、不畏王法、如川之潰、起於初決、如火之烈、起於守薪、可畏哉、漸之勢乎、易於剥曰順而止、復曰以順行、而坤曰道其順、順者陰道之正、初陰稱而將壯、正惡不順、而儆之以順、本義順作慎、順可兼慎、何必改、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敬者嚴以制心、義者善於制物、人心偶怠、邪即乘閒而入、惟時時戒懼、妄念自消、程子所以主敬也、方言其隨物命制、確然不移、周詳無缺也、以者言敬義立而自以直內方外、若以敬直內、流為告子之強制、以義方外、流為告子之襲取矣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弗敢成是不辭勞讓咎仍不敢擅柄其殫心厥職本於自然此老成小心之臣非章美內含不能也坤言

地道猶乾言乾道分異而道同也有終即成也稟天之意而代之終則有成而無成矣人臣奉命稱代天義取諸此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休嘉之氣不擇物而被晦濁之氣不盡人而見草木蕃者言感時百姓蒙休碌碌庸流皆沾惠澤君子當為後彫之松柏無效凡卉丐潤於淫霖而靡節於氷雪也謹謂謹嚴處汙世而矜名節不少假借如伊尹之嚴一介管寧之割席若劉阮沉湎非謹矣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

事業美之至也

黄中即未發之中通即旁通變通理即文理密察黄中心之敦化通理心之川流　人主自治之德在乾剛不撓臨下之體在恭順不驕此剛柔相濟内外交養之功也　君道統體乾坤而分量有偏全備乾道者可兼坤故乾五稱天地合德具坤道者謹承乾故坤稱黄中黄中中也中於内自正於外暢四支形著也發事業明動也即未如堯之巍煥然已去陰而登之光明矣非在中之文不能故曰美之至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惟陰之類雜故不得不戰戰則陰陽雖雜而不雜而

陰可變為陽天心所由以見也註以氣陽血陰解血於經文其血玄黃之説未安夫伊古以来幾喪亂而正氣終存人類不澌滅者恃此血性耳豈可取人身血陰氣陽之説以蒙之雖然至於戰而乾坤震動元氣已大傷矣何不早戒於履霜之時君子讀史至袁紹誅宦官蹀血宫禁天子蒙塵不能不重憾於桓靈以前之君相也

乾坤之氣時時流行以乾為主而坤從之則乾坤之正氣自全或乾之氣盛而不輔以坤或坤之氣盛而不承乎乾則正氣乖矣資始變化乘龍首出乾之正氣也亢悔乾之乖氣也柔静剛方

無成代終坤之正氣也奉乾爲君也戰野玄黃坤之乖氣也陰爲政而無乾也　自潛而至於亢自陰凝而至於戰又自亢戰而剥盡剛反則乾坤之終又所以爲乾坤之始易道變通不窮豈易測哉

屯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貞者舉動正大勿用往者静以待時會之至建侯者示天下以公漢祖入關除秦苛法爲義帝發喪貞也還軍灞上燒絶棧道勿用往也分王韓彭建侯也帝王之道雖非漢祖所及然亦得亨屯之道矣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天地剛柔之氣何時不交然當其閉塞陰為主而陽反受制至於閼極將啟則陽為主而陰来求陽乃為交氣之正世運將昌之會也剛柔始交者坤初索於乾為震震陽為屯主也難生故屯然即屯之所以亨鬱塞已極即造化初轉之機也

不入險中不能濟險天下事非旁觀坐談所可為非逡巡退怯所能為動乎險中謂其在險之中而動也三極之道主乎動欲開屯為泰安得不動然天下之動貞夫一曰大亨貞貞者動之宜也

雲雨之生物必先雷以鼓達其機而後雨得以從容而膏潤之若雷雨並動鬱勃滿

盈是陰陽雖始交而未和暢也故以象屯建侯何以又曰不寧蓋動險中大略也不寧小心也非大略不能芟大難非小心不能運大略既分置牧伯不定規制以事懷柔則綱維無主形分勢隔各自生心難又方始矣故不敢晏然寧居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而雨則陰陽和而通雲雷並則陰陽尚鬱而未通故為屯經者有條不紊綸者有倫相屬明禮樂興教化舜命九官十二牧周官建邦之六典是也漢高仍秦制良平學術未純不能稽古立法其後賈生陳治

安之策而文帝不敢行董子以改制復古為言而武帝不能從古帝王經綸天下之道終不可再君子惜之後之御世者愼毋以苟安徇俗為計也　建侯不寧者戡亂致治之略經綸者久安長治之謨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為卦主奮興始事而世難方殷故遲回審度不敢遽張進取之勢惟靜守以俟時此動乎險中而貞者也然其規模器量已繫四海之心擁而戴之故曰利建侯　初之盤桓有似觀望以志在安天下故審慮而却顧且非有自貴之心也無自貴之私心故能以貴下賤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初之求二英主下賢之盛節也二不從初忠貞自守之正軌也跡似相左而道實相成惟有不字之貞故獨有一德之合然二之心非計乎後之成敗惟不自昧其本衷而已此理之正也論史者謂武侯不從魏武擇理甚精處已甚明者此也　中主則易却惟初剛而有為故難為却而二貞不字可愧三之无虞從禽矣蓋屯時初為新主五為故主以四求初君臣之變局是識時豪俊也以二字五君臣之常分是守𦣞貞介士也常者見孤介非立奇節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

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操舍之幾閒不容髮功名之場智士眩焉養心之學無得則理境不澄當幾自失矣故可與幾非君子不能　以從禽言三非為蒼生而往徒為一己之功名也起念已不誠安能濟屯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初經綸濟屯之主四以中才志於立功往而從初得所依矣夫士守貞待聘當君臣未定之時豈宜亂節干人然如陳平鄧禹之倫雖才遜伊呂而自投真主

無負明時自足以有成矣故曰无不利　四有審幾度勢擇主濟時之識故曰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五處積弱之餘勢難自振但當撫綏人民以圖國勢漸興小貞吉大貞凶示人以盈虛消息之理也而小貞者正圖大之深機與時行止之道也若不度時勢遽為大舉如周桓之伐鄭無功魯昭之輕躁取敗俱昧於小貞之義自挫其威後難復振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才弱勢孤依依屯膏之五既無同志安能成功惟有忼慨悲歌以事外老耳士生非其時賫志以沒論

人者豈以成敗爲軒輊耶　文言泣漣如象言何可長交悲之也

蒙䷃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必蒙求我者重吾道而道始明也初筮告者欲人自爲明道之地也利貞者道術正而教始行也皆君子訓世之苦心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泉出山下當始發之時沙礫石鎛相閒紆回曲折未免囏阻不順故曰險然未染泥潦汙濁於潔淨之體無損故曰險而止童子乍離阿保智慧未啟天理格格未暢是險也然物欲未染天真未漓是其險而止也坎險而心亨是險而不險也亨蒙者從其險阻處加之淘汰使復止其所則化橫流為靜瀾而天理常存於中險阻不干其心矣

以亨即正也時中者以中行其正也求而後往者應之時也初而告者告之時也時者中之用時中者剛之用故曰剛中我不求蒙非遇(過)自矜也蒙來求則其向道方誠與教者相應而非浮慕其名矣故君子之不求蒙正其深於亨蒙

也正者學以精一執中治以府事修和不涉虛元不入權術養者薰陶漸染使自入於正道是作聖之功也　蒙與井並取坎主泉水學術治術同一源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無不清而出自山下則源深流遠凝以沙石蘊以深潭靜而不竭倍於平陸之泉猶染溝瀆墳泥故以象蒙君子以愛己之心愛人故設科必責誠求以責人之心責己故示型先修德行果行即益之遷善改過育德即乾之寬居仁守此君子之自養以正也自養以正始能養蒙以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

人以正法也

蒙之始也天機未開人欲未起止宜乘時用發如達句萌必用雷霆所以達天機而遏其人欲也利用刑嚴用其發也說桎梏寬用其發也正所謂時中也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虞書扑作教刑古者師道統於上故道一而風同　以正法見非强以難行也即中庸以人治人之意言正法而說桎梏之義已明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包蒙大道為公之量納婦有教無類之心二五君臣而云子克家人主以天下為家君相有家人父子之親也二司邦教所謂司徒宗伯之屬蓋古者師道統

於朝廷故法嚴而教化行後世師道僅存於士君子故道學雖明而化不能行於世此風俗所以有隆替也　柔故能接謙也柔故不得不接求明也使君不虛己於臣臣安能行道於君故五之接正以教化之任專委諸二也接與前求應相承接二非以君求臣實以弟求師也道所在則略分位而言情誼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有可納之婦又有不可取之女者彼雖柔暗而物染未深此則陷溺已極不可救藥也其始非不並納之既見其見金失身斯不得不置之化外矣曾子之薄

吳起邵子之遠章悖非過峻也勿取之心與納婦之心總以勸勵不才爾獨言見金夫者凡人志氣淫蕩而未至畀污則猶有可轉至見利失身斯真志趣污下教無從入矣利之陷人深矣哉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使二非衆所共宗四之遠猶可言也乃時中之教大行羣服其教而獨甘處門牆之外是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豈不重可羞哉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稟德純懿居尊而自居童稺虛心求道是聖功也順以巽見其虛心以聽二之發故能用二以發天下

之蒙古者太子入學與卿大夫士庶之子齒讓者此義也人謂不得君道不行於上則退而教授以行其道於下予謂即設教亦非不得君者所能大行孔子振鐸洙泗固其弟子中心誠服而所至聞政亦有以壯其聲氣也朱子倡道東南而學禁方熾藉非見諒於其君安能不同道州之竄被胡竑之賊乎江都感藩王之遇康成有太守之知然則士即退老講席無其人為之表章能無慨知己之艱耶於蒙二五小象殊足感矣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家人之嗃嗃悔厲也而曰吉蒙之擊不利也而曰利禦寇可見教家教人寧嚴毋寬觀初之刑上之擊可知矣　行不順下愚之自悖於道也上下順君子之能引人於道也夫養正者何容心哉　初之蒙滯塞者可導而流三四之蒙穢濁者難澄而清納之不能取之不可將擊之彼且遠也自外於道豈道外蒙哉

需䷄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繼屯蒙以需者建侯養正之餘但宜修明典章徐圖治理不可躁急以自滋擾也然矯情鎮物亦能强忍一時而見利輒動臨變周章即偶有所濟未能從容

而定大難也惟具剛健之才德為能以真實無妄之心致光明洞達之識從容持久利害不能撼其守得失無所眩於慮故無險之不濟蓋惟無欲者能需大度者能需有孚則無欲光亨則有度故需尚光亨光者見事明亨者處事通達無礙也孔子語子夏以無欲速無見小利需之道也八年而水土平心切而神定也五日退契丹圍碁破苻秦機警而氣暇也伊呂周孔皆有從容制變不動聲色之用非狃安僥倖也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不陷身於險然後能濟世路之險惟不困窮於始斯往有功於後或謂險在前如何飲食宴樂曰平昌之世亦有險阻但聖人處之裕如耳後世武侯汾陽俱得此意

位自天錫豈可褻也故修德為急功利邪曲是背天也正中則澹然無欲無為以守至正行法以俟命而已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陽而陰其行也漸而醞釀迨陰與陽和而雨降矣王者從容釀化不急於成功象之飲食宴樂者修本立德行所無事以待功成化洽也唐虞府修事和命官而洪水自平敷文而有苗自格周公禮制方定而三監殷頑之不靖三年破斧而赤舄自若皆飲食宴

樂之意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隱者何以亦云需凡人志氣躁急即不能從容待時往往進退失據故曰需于郊苑枯之際賢者最易奪節故以用恒堅初之守欲其持此志而不拔也謝朏許衡始隱終仕宦情不能自慊故守道宜耐艱苦也　初居事外奚必以難為忌緣多難之世舉足皆是危地稍疎懈任意即犯難而行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

小有言以吉終也
憂讒畏譏但知退步自全天下事誰當為之曰終吉勉人堅持其志終克有濟也陳平當二呂披猖不露其鋒為王陵所非卒能與大尉密圖安劉所謂小有言終吉也　二當事任豈能脫然局外若不忍羣小之誚悻悻去國志節雖峻而器量未宏矣從容圖幾乃為濟時之略衍者如水之流行不滯也衍在中言外雖窘偪心甚寬暇也以不急進釋衍義似未盡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既處于泥豈得安居少有躁急即為險陷矣故曰致

冠　敬以存心即所以莅變敬則雄心躁氣俱釋何
至於敗不敬則恃才任氣得志自張而中物忌拂意
輒忿而自起紛擾矣卦辭有孚爻辭敬慎需者存誠
主敬之學也惟敬故慎魯昭銳意去季氏自投險地
由不敬也宋樂祁曰靜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需于血者義不辭難嘉其志也出自穴者入險能脫
著其功也狄仁傑周旋僞周之代溫太真詭跡賊敦
之間皆能從容觀變身蹈險阻措世於安者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惟需沙者持重於前需血者僇力於後五乃得以優

游宴樂靜致太平而要非晏然即安也因成法用老成以鎮撫之而已　邀一時之功者失數世之長利故漢祖銳意西徼而平城受困唐宗攘臂東略而遼澨取敗不急治功於一時斯貽治效於奕世周公值三監之不靖多方之逆命從容以馴服之而刑措於成康之世故能需必以中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雖才弱勢處終能成功者以其有不避艱險之槪又有虛己下人之懷也光武初興而鄧禹杖策南陽耿氏父子為北道主成事豈在才勢用人之才即其

才得人而勢自集矣按需三內乾之極剛勝則慢故示之敬慎上為外坎之極處窮則忿故語以敬容一才剛而反敗一勢窮而終吉然則才勢非所恃恃能敬耳敬者德之輿身之衛事之幹

訟 ䷅ 坎下乾上

自乾坤歷五卦而為訟師兵刑之氣聖人早見其端不得已而畫之卦繫之辭將以使無訟非樂聽訟也將以戢兵非首兵端也吉凶同患之情至矣哉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字從言從公謂假言以白而一本公道也乃先王以行其公而奸人以濟其私豈聽訟者反以啟訟之

紛耶聖人明示以訟之義曰惕中正其心也內畏天理外畏人心上畏王憲惟惕故中也利見大人正其趨也曰終凶不利涉大川危言以灰好訟之心也蓋聽以法而屈其辭不若訓以理而懲其志此聖人彌訟於未然之深心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来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險在外者其訟淺險在內者其訟深夫內懷叵測又濟以不屈之才不訟不止矣　剛来故貴得中失中則其来也躁而逞矣易以往為進來為止而爻言歸

逋者往而得其止所也與他言往來不同訟者險地如淵無底能去心險則雖值風波之地而心之易足以化世險矣好訟者欲以險陷人而適以自陷其身故曰入于淵嗚呼方寸之地遂為世途無窮之險可畏哉　若禁人之訟則强衆得陵孤弱寃何從白若不戒終訟則獪徒奸吏舞文弄法而斷獄滋繁故聖人五聽之法用理寃獄者以直道治人也明教化使無訟者以天真動人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一生水水於天本親也而其後水日趨下不能復還乎天非天有意與水違乃水自違乎天也此如小

人與君子同原而小人自背厥本訟所以興也夫訟不在懲其發而在杜其始朝廷之爭黨何以消正好惡慎舉錯而已草野之詰（許吉）何以止明禮樂興教化而已故太和元氣為弭訟之根本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弱為強暴所侵不得已而訟折獄者信其誠而直其辭故不用多言而辯自明不永者以其本無志乎訟也訟不可長與象傳訟不可成俱為好訟者指迷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下卦本坤也坤道主順而九来居二變順為險而失其本真矣曰歸而逋欲其速反本原也二曰歸三曰舊四曰復即命聖人於爭搆中汲汲醒迷使之自顧天理如此　以下訟上必有所大不堪也以所大不堪至於干分求白亦甚不安於心矣又可極乎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世人好新不己各競其長競長則必爭是人心無時不有訟機也故三以食舊為貞無訟者萬物之故也坎先為坤坤之貞其舊德也二歸逋而三與之鄰則仍守坤道之舊焉　從上者言其心凜王章不敢自

用自專以取戾所謂為下不倍也從王事无成此云從上吉總為好勝者策安全耳夫功名才華與爭田祿爭曲直同一爭也朝野之多事俱一念之爭啟之聖人之警世也深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即命者教之安天數而不強爭安貞者教之循天理而不妄逞初不永二不克四渝皆始訟而反於不訟者三稱舊德本非訟者聖人且曰厲曰無成以其居兩剛之間處爭構之俗恐其弱難自持為人所動故

教之堅守舊德要之二能引分謝皐三則量力守素四則反本修德其德器才力雖殊而克己改行止一轉念間耳安危得失之幾豈在大哉　四能於失足時尋求本體庶幾復初之不遠復者歟故曰不失入淵者險以滋險復即命者悔以祛悔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聽訟至至尊獄成無可移矣稍失當遂冤莫能白輕脫人即長奸無已故非剛健中正之主不能聽斷極善也唐太宗每決死刑命五覆奏頗有古慎獄明允之遺意然其縱囚使去暨後復来而遂赦之則是任其私意以市小惠養奸縱惡非中正之道矣忍於盧祖尚張蘊古乃不忍於坐死刑之囚耶故不明於春

秋之義者不可以斷獄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爻辭之三褫正之以國法也象傳之不足敬正之以天理也此即周孔二聖人斷獄之詞也